

草山

残梦

金陵春梦续集

第四集

打劫战俘

唐人著



草山殘夢

第四集 打劫战浮

唐人著
赵元龄整理

华 文 出 版 社
1992年·北京

《草山残梦》编辑出版名单

顾 问：许力以

主 编：肖德荣

副主编：宋桂选 邢凤藻 冷 静 王文祥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文祥 刘万朗 刘寿春 邢凤藻

肖耀先 肖德荣 宋桂选 冷 静

胡治安 张光璐 高 太 殷崇文

特约责任统编：邢凤藻

责任编辑： 齐 宇 王文祥 刘万朗 东 山 江 玉

技术编辑： 陈赓灿

装帧设计： 邵 新

编 务： 王云涛

出版说明

香港著名作家唐人先生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金陵春梦》，曾在国内外引起读者强烈反响。对其中一些问题，专家们虽有不同看法，但作为文艺作品，它在读者中是有一定影响的。

现在出版的《草山残梦》是《金陵春梦》的续篇，约计三百余万字。该书从蒋介石逃离大陆写起，直至写到蒋介石客死台湾。其中成功地描写了蒋氏父子在台湾复杂环境中的种种活动及其心理状态、发展，从而向读者揭示了台湾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地位，揭示了台湾回归祖国需要作出的努力。这对我们今天了解台湾问题复杂的历史背景，勾通大陆和台湾人民的往来与相互了解，是极有价值的。对于我们如何最终实现“一国两制”的构想，统一祖国，也会从中得到有益的启发。该书作者生前曾在香港、澳门报纸连载，此次出版是根据连载稿，由赵元龄先生综合整理而成。

该书是作者生前的旧作，不是历史专著。它是依据当时港台及国内外报刊发表的新闻报道、消息、资料，以作者文学构思加工而成。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天看来许多历史事件、人物的真实情景，正在一步一步地清楚。此次出版，为尊重历史、尊重原著，我们不便作更多的改动，请

读者谅解。涉及到当时台湾与美国、日本、朝鲜的外交政策等问题，也只能是该作品创作时的国际背景和作者的理解，并非今日评论他国外交，对此也一并说明。

对于这部长篇历史小说的出版，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及出版界的专家、前辈，文学界的朋友，都给予了大力支持，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此深表谢意。

编 者

目 录

第一回

艾任总统 望韩战心惊胆寒 (1)
蒋求美援 听消息心灰意冷

第二回

博士乱语 一副奴颜媚骨 (28)
总裁“将军” 更显挨捅模样

第三回

气死老蒋 杜勒斯放言“托管台湾” (58)
乱如麻团 众记者纵谈党务国事

第四回

忧心忡忡 蒋介石亲信谋对策 (88)
野心大大 蔡团长拉拢小镇长

第五回

火上加油 王东原南韩出丑 (124)
挖空心思 蒋介石打劫战俘

第六回

空袭东山 蒋介石偷鸡不成 (150)
空投华东 七特务全部落网

第七回

耍耍名堂 国军营内办“乐园” (188)
变变花样 蒋家父子施诡计

第八回

查找刺客 蒋经国一无所获 (211)
劫获战俘 众特务心惊胆战

第九回

弃暗投明 两义士驾机离台 (242)
伤天害理 三强盗劫俘送营

第一回

艾任总统 望韩战心惊胆寒
蒋求美援 听消息心灰意冷

书接上集。话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眨眼一九五三年来到人间。蒋介石溃退台湾，也已进入第五个年头，深感来日大难，却又一无是处。乃闻美国大选之后，杜鲁门给撵出了白宫，共和党趾高气扬，艾森豪威尔即将走马上任，好不得意。看官，原来蒋介石在美国大选之时，押的是共和党之注，开出来却是民主党，常常撞得鼻青脸肿，这一回好不容易事从人愿，共和党真的上了台，这使蒋介石乐不可支，开口“此乃天助吾也！”闭口“艾森豪一定帮我反攻大陆，”成日价召集智囊，研究办法，想借美国后台老板之光，把自己从绝境中搭救出来。

那一日，外交部长乔治叶（又名叶公超）访美回台，张群、王宠惠等人以为必有喜讯，纷纷前往松山机场迎接，一窝蜂到得草山，向蒋有所报告。蒋介石喜道：“这番艾克上台，可真是吉人天相，我们有福了。”众人也颔手称庆，一愿共和党永远执政，二愿艾克任内“光复大陆”，吱吱喳喳，好像美国已出兵一般。那叶公

超奉命报告道：

“艾克上台，本党有利，只是韩战未有下文，和战皆难，艾克闷闷不乐。”众问何以不乐？叶公超道：“艾克一进白宫，便声言对韩战将采取行动。此言一出，军事性企业股票一致上扬，大家都料他对付北平已有方案，不外是封锁大陆、加紧轰炸，包括东北在内；或许与本党有关，鼓励反攻，以及在大陆组织游击队等等。”蒋介石道：“好是好，怎不闻美国发动地面攻势？”叶公超道：“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在韩美军兵力薄弱之故。”有人道：“我们也去！”蒋介石道：“这一点且不谈它。”于是叶公超微喟道：

“艾克对韩战实在大伤脑筋，因为他已面临新的决定。这些决定影响到征兵制度、死伤率、税额、乃至商业的景气与否。但是艾克对韩战的决定必须配合另一广泛的外交政策，那是对北平到底用什么态度？推翻它？重重地打击它？还是与它共处，教唆它脱离莫斯科？”蒋介石急道：“这要共处？”叶公超忙道：“这是华盛顿这一阵的普遍话题，美国在这方面实在教人泄气。最大的问题还是韩战，艾克知道对方在韩战中有无法突破的防御工程，海岸线的守卫也很严密，以防仁川登陆的再现。联军若想发动蜂腰攻势，需要另派五个师的新军，而死伤率之大，大得惊人，因此他在这问题上发怔。”蒋介石心一慌，急着问道：“那艾克到底有些什么对策？”

叶公超道：“说真的，艾克目前实在还拿不出什么好办法来。大家都知道若要真的发动主要攻势，那就得花时间结集力量，而且要到夏天才能准备妥当，而这个估计还不是最可靠的”叶公超见众人都紧皱眉头，而蒋介石更是呲牙咧嘴，暗忖不妙，又说：“不过韩战前途也不会怎么的，杜鲁门弄不好，艾森豪当然要露一手，新官上任都有三把火，更何况新总统就位呢！据华盛顿权威人士揣测，艾克在短期内势必会加强轰炸，封锁和扰乱敌后阵线，对北韩和东北不断施压力。而在长期内，他必将加强联合国的攻

击潜力，包括加速装备南韩军在内。艾克将要配备南韩军的目标为八师新军。”叶公超瞥了一眼在座的人，见他们脸上已露出喜色，便提高声调道：“艾克一登台，大家都说美国面貌要大大改变了。杜勒斯必然逐出国务院中的不稳分子，不屑讨好别国，改为靠实力去争取他们！艾克首先要解决的必然是韩战问题，其次是欧洲问题。杜鲁门的围堵政策将被抛弃，艾克的警告和实力政策马上抬头了！”

蒋介石闻言大慰，但不无怀疑道：“艾克明知解决韩战为当务之急，可是南韩这八师新军至少得在夏季装备妥当，这半年时光又该怎样拖法？”他冷笑：“放着台湾现成精兵不用，娘希匹他城头上出棺材远兜转！”

众人闻言都说艾森豪不是，蒋介石愤然道：“‘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美国这政策本来十分结棍，可是你对国军之强总不能否认，南韩的部队再装备八十个师，又有什么用处？”

众人又说艾森豪瞎了眼辜负了蒋介石一片“好意”，连李承晚的兵都用上了，而且还要不断装配，为什么摆着台湾的军队按兵不动？蒋介石想出兵已非一日，甚至已非一年，艾森豪上台后仍无下文，好生愤懑，因为他感到大失面子！他的部队之糟，可怜连大老板正在“用兵一时”当儿都不希罕。

列位，你道美国为何不愿蒋介石派兵参战？艾森豪主张“以亚洲人打亚洲人”。而美国众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且公开报告主张调蒋军赴韩参战，又主张加速训练更多的南韩军，甚至主张利用日本及菲律宾的人力，何以对蒋介石这般不赏脸？

却说自朝鲜战争开始以来，蒋介石企图派兵、扩大战争，放把火，弄巧了“反攻大陆”，弄糟了可以推卸责任，说美国和南韩无能。

在李承晚眼生于顶，自以为有恃无恐的影响下，南韩军人不但瞧不起蒋军，也瞧不起英军法军和菲律宾的部队。他们一方面

在所谓“联合国旗帜”下受美指挥，与善良者为敌，同时南韩军队与南韩境中的英法菲军，经常演出小规模磨擦事件。英法菲部队尚且不在李承晚眼中，蒋介石云乎哉！

当然，这只是李承晚反对蒋介石派兵参战的理由之一，而不是全部。原来除了这个，李承晚还另有所惧，他曾对手下的人说：“蒋先生这番好意，真教人敬谢不敏！试想，目前韩战已经打得难解难分，和战皆难，可是中共如何？中共不过用志愿军的名义参战而已！如果台湾部队开到，我南韩不难变成中国内战的战场，“国共之战”搬到这里来了，请问这算是一笔什么帐？我曾经同杜鲁门总统商量过这个问题，大家感到好难！因为这样一来，南韩不但没来由供给“国共之战”的战场，而且美国会越来越没理由参加这个阵仗，弄了个天下大乱，对我南韩毫无好处。再说，蒋介石的部队如果真行，也就罢了，可是他的部队中看不中吃，没办法的。老兵来自大陆，早该淘汰，怎能经得起中共一顿打？目前不是连美国都很辛苦吗？如果都是台湾征调来的新兵，那就更糟，台湾人才瞧不起蒋介石，台湾壮丁更不会为蒋先生流血，非硬干不可的话，要他们阵前造反有份，拚命才是新闻！”

李承晚这番话传到台湾，蒋介石听了恨得牙齿咬得咯咯响，可又不好发作。暂且按下不提。

可是蒋介石还不死心。他口头上一再表明不拟派兵赴韩，暗中却想尽办法插一脚，结果好有一比，叫做“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蒋介石好生不悦。再把叶公超找来细问端详，叶公超道：“据一般情形看来，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的了。麦克阿瑟在日本的时候，曾找孙立人到东京商量过国军出国的问题，麦帅也曾亲自到台湾来拜访总统，研究这个问题，可是杜鲁门始终不肯答应，蒋介石实在听不下去，在这个部下面前可又不能失望过份，改口道：“李承晚也太不识相了，好吧，看他有什么能耐吧。”他问：“艾克上台之后，援外计划必有变更，你看有无喜讯？”

叶公超道：“美国的‘海外购买’政策前途如何？一般看法，认为美国未来国会对于援外的态度，推测国会中人百分之九十会主张裁减外援的。就参院而论，经过询问两党议员结果，唉，大大的不好呐！”

蒋介石实在想同叶公超多谈几次，希望在他口中得到一些“安慰”，例如美方如何如何援蒋之类，事实上美国不是无人援蒋，问题是这些人当年援蒋原因在于蒋介石是他们在中国的“保险柜”钥匙的代管者，如今中国人民觉醒，蒋介石溃退，美国在中国的“保险柜”物归原主，蒋介石不但不是“失匙夹万”，而且手头连匙带柜尽皆已失去，于是见弃于大老板，甚至见恨于大老板；因为在美国老板心目中看来，要不是蒋介石太无能，他们在中国的“利益”不会丧失。

叶公超当然不能把这真情呈报，而蒋介石在感受上也尝到了这种味道。他苦着脸问叶公超道：

“华盛顿方面的情形，大体上我已知道。据你看来，如果各方努力，扩大朝鲜战争，会不会使美国……”叶公超在这个方面何等机灵，当下答道：“今日之下，要美国扩大战争，甚至把韩战变成第三次大战，可惜这可能已经过去了。当韩战未开始前，杜勒斯亲临前线培望，接着进攻，又动用到联合国的旗帜，这些都意味到美方是要大搞的。无奈南韩不争气，联合国各会员国的参战更是笑话连篇，弄得美国自己不得不硬着头皮，几乎独力应付韩战，我在美国耳闻目击，知道美国朝野对此大不以为然，”叶公超的声音更低：“杜鲁门下台的原因，这个是最主要的。”

蒋介石道：“那末，”他叹气：“艾森豪上台只有两条路好走了：不是干脆扩大战争，就是俯首与共方言和，你说不是吗？”

叶公超好难启口，因为他知道蒋的意愿，也明白客观的事实与蒋愿相违，但又不敢当头泼他冷水，便说：“是这样的，华府备战气氛不浓，装备李承晚新军之说却甚热烈，暗示了新政府纵使

不会对共方低头，可是也没有可能倾全美之力作战，这不是艾森豪不想，而是美国人不干。美国老百姓用冷嘲热讽答覆政府，千言万语是美国子弟不能再到异域流血，他们以为这是不成话的战争，他们说美国的孤儿寡妇已经不少，可不能无缘无故增加了，除非是中共攻击美国！”

蒋介石顿脚道：“这真是目光如豆呵！共产党攻击我，不等于攻击美国吗？美国老百姓反对是老百姓的事，作为一个总统，难道不能够想办法吗？”叶公超不知所答，只有苦笑份儿。蒋介石恨恨地说：“这样吧，如果设法把韩战扩大，不让它停火，你以为可有希望？”

叶公超甚难作答，因为如今韩战，连美国都成了骑虎之势，即使要打，也得在半年之后。这个仗能不能打，也可想而知了，美犹如此，蒋怎打得？美国不得不作勒马之势，蒋方又怎能扩大韩战？放几把野火的可能当然有的，但这把火一经放出，是谁焦头烂额？实在难说。

见叶公超苦苦思量，蒋介石心中明白了一大半，改口道：“你刚才说，美国会中，百分之九十主张裁减外援；参院两党议员中，有三十一人表示赞成裁减，廿二人未置可否，只有四人反对裁减。如此看来，艾森豪的援外计划，实在令人担心，你们在美国交游广阔，可有其他消息？”

叶公超忙不迭说并无其他内幕，战战兢兢道：“艾森豪本人当然赞成援外，但有若干保留。他极力支持北大西洋公约的组织，赞成在经济及军事上援助盟国。可是他又深感若干西欧国家对重整军备未尽其力。他将来对这些国家必施以压力，使他们提高国防预算和国防生产。”

蒋介石道：“欧洲各国对美国援外办法更是注意，有人说十分麻烦，到底是怎么回事？”

叶公超道：“大概在美国对欧洲的经援日趋减少的时候，华府

直接供给欧洲美元的方法，乃是经过普通商业的途径。即所谓“海外购买”的方法，换句话说，就是美国国防部与西欧的工业订立合约，西欧工厂生产武器及设备，供给西欧另一国所需，而由美国暂支出美元。例如最近英国与美国订立合约，由英国出产“百夫长”式的坦克车五百辆，供给丹麦和荷兰使用，而支美国垫付九千万美元。”叶公超道：“这种援助方法确已给各国批评，美国方面却认为这种海外购买办法，是代表美国有高度效果的援外方法，事实上是很麻烦。”

蒋介石冷笑道：“拿人家的钱，看人家的脸，不过有时候”他实在说不下去，绕室踱步，好大一阵却立在叶公超面前问道：“据他们说，苏俄把中东路还给北平了，这件事有点影响，你们要好好地抨击抨击。”叶公超暗叫苦也，一来蒋介石注意力非常分散，应付为难；二来中东路的归还对蒋介石来说毫无办法，这条铁路长千余里，一九四五年由蒋介石政府经手与对方订立合同，规定中苏合营三十年，如今苏方无条件交还了，你说该怎么“抨击”呢？特别与美国一比，竟然无法可比。

蒋介石所渴望的共和党是上台了，但国际形势对国民党仍然无利。而杜勒斯的出任国务卿，蒋介石一则以喜，因为此人死硬反共；一则以忧，因为此人算盘极精，于是召集智囊，问它一问。

王宠惠首先发言，不安地说：“我刚才读到伦敦方面的东西，英国官方对杜勒斯的出任斯职，一般商业巨头、保守党中人表面上虽表赞同，但私底下感到苦恼；工党中人简直惶惶不安，甚且大光其火。有一家亲工党报纸并不掩饰他们的态度，大书特书道：‘执行亚洲第一政策的家伙上台了！’”

蒋介石急问：“邱吉尔怎么说？”

王宠惠道：“邱吉尔对这件事到此刻还没什么意见，因为他可以不通过杜勒斯而与艾森豪直接打交道的，他这一次行色匆匆去了，当然旨在探探艾森豪的口气。”

“那，”蒋介石道：“英美应该没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只是伦敦承认北平，华盛顿一直不能同意。”

叶公超正想开口，王宠惠已说下去道：“一般英国人都有这么一种顾虑，怀疑杜勒斯将会阻碍英国的最大利益。而且有人担心，杜勒斯一上台，必将运用破坏、游击、爆炸、和空降间谍去对付苏联和北平，造成不安。”

蒋介石强笑道：“这很好嘛！”又问：“其他国家又怎么表示？”叶公超道：“法国官方对杜勒斯上台的态度，和伦敦类似，那是表面上表示安慰，内心惴惴不安。法国外交家和报纸，描述杜勒斯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法语，说他关心欧洲，是个经验丰富的务实家。就对法国来说，杜勒斯是法国政府的朋友。可是……”叶公超沉思片刻，透了口气道：“在私底下，许多法国领袖，感到杜勒斯的观点与其说接近艾森豪，不如说接近塔虎脱。法国方面最怕杜勒斯太关心日本和亚洲其他地区，而置欧洲于第二位。法国方面尤其惶恐的是：艾森豪已经同意他运用‘压倒铁幕’政策来解放东欧，对此法国人已表示了一种态度……”蒋介石问：“什么态度？”

叶公超道：“不寒而栗！”忙补充说：“他们自己在报上公开表示的。”蒋介石又问：“日本怎么样？”张群道：“东京方面，对杜勒斯是感激的，因为对日和约太宽大了。可是东京方面对他的某些观点十分担忧，‘用亚洲人打亚洲人’并不是一个能孚众望的见解，加速大规模重整日本军备，也是东京所顾忌的。东京元气未复，困难重重，杜勒斯期望于东京的，使他们反而担心起来。”

谈来谈去，谁也不便扯到杜勒斯对台湾将会有什么做法，而有人接到电话，说美军顾问团团长蔡斯，将有香港之行，顿时引起了一番猜测。事先并无端倪，众人也不知蔡斯此行目的何在，有人便想到“洪祖钧案”，以为蔡斯此去，与洪案有关，志在调查美国军火走私。

所谓洪案是这样的：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日，有一架菲律

宾航空公司新型客机自拉奥格机场作环岛飞行，载着七名旅客飞赴马尼拉。起飞二十分钟后，一个躯体壮硕的青年潜入驾驶舱，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书面警告，要他听话。此人自己手腕上戴一支美国军用指北针，拿一张美国军用飞行地图，右手拿一支美制白色四五手枪，左腋下另有一支美制黑色四五手枪，全部美式装备，准备充分。这个驾驶员毫无退路，说汽油不够，不能出海，突地又将飞机拉起，企图直线上升，以便翻跌此人，不料对方先发制人，连开两枪，驾驶员当场死于座上，副驾驶员被迫继续飞行，到海面时，一名男侍应生到驾驶舱门由小洞向内窥视，也给此人发觉，连发两枪，又死一人，这时飞机已到海上，云海碧波，机中人不知到底会怎么样。那当儿国民党军机一架正在金门海外侦察，发现此机，呼援求助，先后起飞三架把它夹迫降落金门机场，原先以为是大陆之机，至此颇为失望，但蒋介石正想讨好菲律宾，便大吹大擂，编了一套“故事”，竟说劫机者洪祖钧是“共谍”，意图劫降厦门云云。

其实洪祖钧不独不是什么“共”，什么“谍”，只是一名饱受美国电影残害的华侨子弟。他当时二十五岁，原籍福建晋江，毕业于马尼拉远东大学，因爱上一名“飞女校花”，大呷其醋，几置女友于死地，警察闻救命声前往制住，又遭洪某打伤，入狱后却逃狱，菲律宾政府通缉他时说他“犯案累累”，也可见此人的梗概了。

菲律宾方面获悉失机已有下落，当即要求台方将洪押返菲方审讯，蒋介石一一答应，不在话下，但蔡斯是否为此事赴港，众人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有的说美国军火生意滔滔，美军纪律人所共知，因此美国军火流入各地民间，已非新闻。洪祖钧被捕后不但搜出美国军用航空地图、指北针、手枪等物，而且还有美式手榴弹。洪某大学毕业，交游复杂，学到了不少美国玩意儿，你硬给他戴一顶红帽子固无可，但真要说他是“共党分子”，那是

说不通的。但美方为了亡羊补牢，杜绝军火走私，故蔡斯有必要赴港一行。另有人认为蔡斯赴港必与洪案无关，因为这不是他的职权所在。

蒋介石问：“那蔡斯到香港干什么？”

其实他的智囊团也并无真材实料可作依据，只是空泛的猜测。有人以为蔡斯之赴港，可能因为美国对太平洋已决定有所动作。甚至美国对台湾的“反攻”已有所准备，并且予以支撑。但不论美国在太平洋有所动作也罢，台湾有所行动也罢，都不能与香港没有关系，是故蔡斯要去香港。

可是，这一看法没有丝毫说服力，另外有人表示异议，认为蔡斯此行不会有什么大事，因为华盛顿方面此刻的发展，不像有什么大事，更轮不到蔡斯头上。

蒋介石道：“愿闻其详。”

那智囊说：“美国总统职位，正在新旧交替。我们似乎没有理由，可以相信在杜鲁门下台之前，在太平洋方面有什么没法收拾的行动，要在艾森豪刚刚上台的时候，就得设法收档，而且派的是蔡斯。这是一。”

“此外，邱吉尔此刻正在美国，而邱吉尔此行目的，就是和美国商榷太平洋问题的。邱吉尔而且已经明确表示，他不愿意看见美国扩大韩战，即使美国瞧不起英国，邱吉尔不能使美国回心转意，并且假定蔡斯真是被指定为扩大战事的美国军人，那末这么一个执行扩大战事的美国军人竟会在这时候去香港，实在不可能，因为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

蒋介石一听比其他的论调有理，可是与扩大战争无关，十分懊恼，问道：“那么蔡斯此去，依你们之见，他到底是为了什么？”

有人道：“很可能是一些技术问题，拿出去与有关方面商讨，而不可能是有关整个太平洋的政策。这里所谓技术问题；或者是英国商船在海上给截阻堵击的问题；或者是若干军队从台湾往越